

聊斋闲品

回郑啸

装饰爱情的羽毛

许许多多以前，初恋的时候，我们都像圣人一样纯洁。觉得自己一片、一片把身上的鳞甲剔除，甚至把飞翔的羽翅也交还上帝，从繁花似锦而又寂寞无边的天庭走下凡间，苦苦寻觅的那个人，终于站在了眼前。

爱的花朵就那样心花怒放，在彼此的目光中喜悦而明净地闪烁。想一想，这绝对是件神奇的事。爱的诞生在过往和将来的文学童话里，蛮横得不讲道理。那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的捕猎，而是两段毫不相干的音符，在某一曲音乐里的必然相逢。遇见了，就缠绵悱恻，恨不得一起翩跹到天涯尽头。

在爱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虽似曾相识，但终究还是两座陌生的堡垒。爱的理由总是有的，就像戏文里唱的“我爱他，勤劳，勇敢会劳动”。古典的爱情故事，落魄的书生总要搭配个识才爱才、美貌如花、困守深宅的大家闺秀。为了追求爱情，他们不惜冲破重重险阻，纵然失去了生命也不可惜。我们的经典叙述里，那个“爱”字是无欲无邪的，往往闪耀神性的光芒。即便讲的是一次“偷情”，也借了诗情画意的伪装，剥去了爱的本质意义。

这样的爱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奢侈的包装而已。一层一层地剥离开来，盒子里的内容最终仍然是欲望的本能。时间流逝过去，最终城堡里的每处风光终于在对方的视线里，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了，于是，激情就开始随着血液冷却。所有的过往装饰，被风吹得七零八落，爱虽然衣衫褴褛，但归还了它的真实。

爱是一种精神鸦片。不知道是谁说过的话。但我想她该是个有思想的女人。爱情这鸦片对于女人往往比对男人有效得多，虽然男人种上毒瘾的时间更快。虽然在爱的初期，多数是由男人在主动。他们夜不能寐，整个身心都扑在女人的身上，对花溅泪，闻鸟惊心，甚至幻想着化成蝶儿飞进女人的窗子。但一旦女人对男人有了爱，就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会认真考虑轰轰烈烈爱一辈子，时间越久，她们中毒越深。而男人的毒瘾则随着时光的流失会逐渐消退。

如上的爱仍然是古典主义的，今天的爱情显然更实际些。精美的装饰似乎更多，但都是透明的，一眼可看到盒子里安放的货色。爱情仍然有着鸦片的效用，只是年轻时爱了一个又一个，锲而不舍，屡遭挫折，直到老大蹉跎时，才惊慌失措，随手抓一个顺眼的勉强娶了嫁了。欲望凸显，爱情的光芒自然就黯淡下来。

世间的爱情，多是装饰的羽毛，如果它让我们有了天使的感觉，就握紧了对方的手，一起往前走。

名家新篇

回刘醒龙

过年回家，有一种东西总在堵着我的喉咙。

我们是在黄昏时刻到家的。从车窗里望见系着旧抹腰的母亲，孤单地等候在院门外的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发觉，一生中最早学会、叫得最多、最了不起的称谓，竟然无法叫出声来。是女儿趴在怀里，冲着奶奶，响亮而又深情地替我叫了一声生命中最爱的母亲。母亲灿烂的笑容，分明是冬日苍茫中最美丽的景致。

这么多年，记忆中惟一没变的是系在母亲身上的抹腰。母亲四十几岁时就病退在家，此后的30年中，一件又一件的抹腰，也就是别处称之为的围裙，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时装。回家之前，妻子拉着我特意去商场为母亲买了一件枣红色绣花中长棉外套，我们非常满意，拿给母亲试穿，母亲也非常满意。初一早上，母亲走出睡房后的模样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及时看到。临近中午，大家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我问母亲为何不穿那件新衣服。话刚说完，我就发现，那件新衣服其实早已穿在母亲身上。母亲在穿上新衣服的同时，亦随手系上那件沾着油腻、补有补丁的抹腰。



没有结婚以前，男女之间总是卿卿我我，满眼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浓情蜜意，就是从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里，也能从中读到诉说不尽的温情和关心，哪里还有心思看到各自身上的缺点，即使有星儿半点的不如意，也是深藏在自己内心里的，像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秘密，经不得另一个人的一句二句好话，更像是一块奶糖，霎时就化得无影无踪了。

结了婚以后，两个人天天在一起，睁眼闭眼，另一个人就像影子一样在身边转，即使有再多的柔情蜜意，也早已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磨蚀掉，别说是原来的温情，一睁开眼看到的就是烦心和不如意。被子不叠，袜子又脏了，不做饭不洗衣，两个人天天为着这些不起眼的琐碎事心烦意乱。加上单位工作上有点不顺心，人际关系的不如意，那好，两个人回到家

母亲

母亲过分的苍老，主要原因在于父亲。腊月底，二叔带着二婶来武汉医治青光眼，见面后聊起家事，二叔二婶毫不客气地表示，81岁的父亲在所有事情上越来越任性而为，完全是母亲宠坏的。父亲将自己可以有些作为的岁月，全部献给了他曾百般信任的乡村政治。如今回过回头看，父亲这辈子从未弄懂得过什么是政治。离休后第一个十年，父亲结交了一批钓鱼的朋友。第二个十年，父亲不能钓鱼，只能打些小麻将，于是就有了一批赢利他钱的牌友。第三个十年开始后，父亲的体能只够在院子里养养花，仅仅剩下两位爱花的老朋友就成了必然的事。于是，已到了“现在的事记不得，过去的事记得清”阶段的父亲，就用那貌似清醒明白的糊涂，开始了对母亲仿佛不近情理的导演。越来越靠潜意识生活的父亲，迫切需要有人来出演往日工作与生活中相伴过的那些角色。譬如他不让母亲洗被子，母亲没有听信，父亲便夺过被子，放到砧板上，用菜刀剁得稀烂。譬如，锅里的饺子煮好后，两位孙子像请示工作一样去问他，可以吃几个？几经反复，他才哼一声：八个。那样子十分像小时候看战斗故事片，日本人伸着手指比画：八路的有？

母亲是天下最常见的那种任劳任怨但不一定任怨的妻子，心里有委屈，就会在儿女的面前一数落。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饺子，心中塞满了母亲

感悟婚恋

回郭敏

中就会越看越不顺眼，言辞之间难免就有些强硬。如果碰上一方脾气好一些的，也许不会起什么风波，如若碰上一个嘴硬心拙的主户，那一定会闹出些不平静来。吵架愠气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

人家说，两个人齐心合力，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了，家庭就是港湾，就是人生风雨的避风港。家庭关系处理不好，家庭就是不见硝烟的战场。两个人别别扭扭，再美好的日子也过不出滋味来。

一双善于发现爱的眼睛，是家庭生活最好的粘剂。在婚姻生活当中，不要只把眼睛盯在他的缺点上。他天天不回家，在外面喝酒打牌，你就理解为那是他工作需要，需要联络各方面之间的感情；他天天一下班就回家，你就想他是一个顾家的人，心里装着家庭和孩子。如若他在家不干活，你就想他在单位上累了，回到家想休息一下；他干活多了，你就要心存感激，好好表扬奖励一下，让他真正觉得这个家离不开他的努力和支撑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的事情都会是云淡

发现爱的眼睛

风轻，每个人的心里就会填满幸福和满足。

人生的路很短暂，在这有限的几十年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好好地对待身边那个爱你的人。我有一个邻居，他们半辈子都在吵吵闹闹中生活，男的喜欢喝点小酒，女的就喜欢唠唠叨叨，每天都是吵来吵去。生气了，男的就更是离不开酒，女的就更加吵闹。等有一天男主人离开了人世，女人再也不唠叨了，她常常要一个人对着一个地方发呆。有时还对着人说：也许是因为我天天唠叨让他心情不好呢，要不，他怎么能得病早早就离开人世了呢！

如果你能做到用结婚以前的眼光看他，那你一定会从中享受到生活的开心和甜蜜。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和优点，你把他的优点放大了，他的缺点自然就小了。不要只盯着你身边这个人的缺点，用充满爱的眼光看他，他就是你在这世上最好的伴侣和爱人。

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变懒了变坏了，而是我们在日渐琐碎的生活中丢失了那双发现爱的眼睛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三十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“什么？国贸俱乐部，那是‘鸡窝’，你知不知道那是个大染缸，进去的人没两天，哪个不染黑？”

“不会的，莲姐也在那上班，她不是也没学坏吗？”

“她是艺术家，和你不一样，你说，你去了你能干什么？”

“我当服务员。”

“服务员？你知道服务员一个月挣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他们一天要上多少小时班吗？”

“一个月500，还有提成奖金，一共能拿八九百，上12个小时班。”

“那你还去？八九百元能管什么用？能解决什么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到了那里，稍微漂亮一点的，没几天都改行做了鸡了，因为她们会互相攀比。你别太天真了。”

在阿三回来前，阿香已经做了半个多月的服务员，情况她是了解一些的。她觉得阿三听信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外界的谣传，把里面的人都想得那么坏是不对的。其实，服务员里面，有很多像她这样不慕虚荣，洁身自好，只靠辛苦挣钱的女孩子。

“不会的，我干我的工作，谁也不搭理。再说啦，我也不漂亮。”

“谁说你不漂亮？你是我老婆，你比谁都漂亮。没钱，我去想办法，你甭管。”

说着，说着，阿三的声音就提高了。阿香见他如此激动，就不敢再出声。

晚上，阿三出去，果然带了1000元钱回来。他似乎又显得高兴了些。

但这次钱用完后，他再也没借到过。

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，阿香终于去了世贸上班。

阿香连夜从家里逃出，直奔火车站。

她没有买票，混在人堆里，夹带着挤上了火车，一路逃票，听到查票声，就往火车座底下钻，

饿了就啃干馒头、喝凉水。

经过四天四夜的颠簸，到了广州，再辗转打听，找到了去海口的轮船码头。却发现最便宜的船票也要40多元。

她把袋中剩下的12元钱掏出，数了又数，又翻遍了每个口袋，再也没能找出一分钱。她低着头，无精打采地向外走。

走出售票大厅，围着岸边那艘轮船转了好几圈，发现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，从岸上搭到船上，入口处还有铁栅栏两边围起，一边站着个穿制服的检票员，上船的人，一个挨着一个排着队，慢慢前移，秩序井然，根本不可能漏检。再看周围是一大片空地，上面散落着三三两两的等船人，轮船清清楚楚暴露在洒满阳光的碧蓝的海面上，根本无阴暗处可攀爬。又转了几圈，还是一片希望也没有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。大厅里的人，走了一拨又一拨，原来熙熙攘攘嘈杂的大厅，渐渐平静下来，人也越来越稀少，坐在长椅上的她渐渐有些恹恹。

她已经一天没吃东西，仅剩的12元钱，她怎么也不敢用了。她又饿又乏，终于趴在长椅上睡着了。睡着睡着，有东西在她的肩头击了一下，她吓得猛然惊醒，回望四周，觉得自己脸上满是泪痕。梦中她一直在哭，自己却不知道。

售票处的工作人员，见她在这待了一天一夜，也没买票走，估计她是盲流，没钱买票，就赶她走，说：候轮厅不买票不坐轮船的人，不准在这过夜。